

相 声

昨天

赵 忠 常宝华 鍾艺兵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相声写一个在旧社会受到各种凌辱压迫的老头，在新社会見到許多新的事情，使他感到惊奇、新鮮、親切、激动。

这个相声，既有曲折的情节，又有鮮明的人物性格，很有諧趣。

昨 天

※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4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统一书号: 10069·417 字数19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数1

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8,000册

定价(7)0.11元

昨天

(單口相聲)

赵 忠 常宝华 鍾艺兵

甲 老沒見啦!

乙 是啊。

甲 怎么不上我們家玩去?

乙 哪儿有時間呀!

甲 噫,我大爷經常念叨你。

乙 你大爷?

甲 就是我爸爸的哥哥。

乙 这不是廢話么!可你怎么又出来个大爷?

甲 你小时候見過。忘啦?

乙 噢!那我上你們家去怎么沒見?

甲 他一直在医院住着。

乙 那我得瞧瞧他老人家去。他得了什么病?

甲 神經病。

乙 不去啦!到那儿我再挨頓打。

甲 現在治好啦！

乙 怎么得的神經病？

甲 噫！不能提。就在四八年，那时候還沒解放哪，我大爷、我太娘都在农村。

乙 噢，是农民。

甲 給地主扛长活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挨打受气。逼的我大爷没办法，到北京来找我爸爸来啦。

乙 噢！你們家生活怎么样？

甲 怎么样？那会儿，我爸爸我媽，病了一对。

乙 那就得靠你嘍！

甲 我那时候还小哪。

乙 多大？

甲 才这么高。

乙 啊？！

甲 小辮儿。

乙 小辮啊！那怎么办？

甲 就是当点吃点。后来当沒当的，卖沒卖的，我大爷又来啦……

乙 那讓你太爷找个事做吧。

甲 尽失业的，哪儿找去！

乙 做个小买卖吧！

甲 沒本呀！

乙 那就得借点錢嘍。

甲 借？穷人哪儿有闊朋友？孔祥熙、宋子文，这都有

錢，你跟他們有交情？

乙 不認識。

甲 我們院里这儿家街坊，你說跟誰借：东屋里，是个磨剪子的。

乙 那是不能借。

甲 南屋里倒是个买卖人。

乙 哎，可以跟他借点儿呀！

甲 买卖小点儿。

乙 干什么的？

甲 卖耳挖勺的。

乙 太小了！

甲 西屋里王克章（“克章”讀如“科长”），是个大学毕业生，你說怎么跟他借？

乙 哎，科长有錢哪！

甲 他是卖皇历的。

乙 科长卖皇历？

甲 他叫王克章。

乙 噫！你听他这名字！

甲 我們那儿，唯一的財主就是房东老太太。

乙 跟她借俩錢吧！

甲 是啊！我大爷一去，他就知道啦：“怎么，用錢吧？甯着急，先給你十万花着，不够再来拿！”

乙 老太太真好！

甲 “可是五分利呀！”

乙 还要利錢哪！借十万，五千块利錢。

甲 不！借十万，五万块钱利錢。

乙 閻王賬啊！

甲 我大爷接过来一点，“嗯？房东，我借十万，你这是五万。”“啊，对啦，我把这月利錢扣啦！”

乙 啊？这就扣啦？

甲 我大爷拿着錢，心里难过，“噍！这年头没办法呀！”越想越不是滋味：这么大利錢，到时候我怎么还？他又給送回去啦。老太太一看，乐啦：“噍，借錢还是借你这样的，刚把錢拿走，下月的利錢又送来啦！”

乙 啊？！

甲 我大爷一听，啊，沒动地方，这十万块钱沒啦？我大爷一想，没办法，拿着五万块又回来了。这时候王克章上我們屋去啦，“大爷，你怎么单找房东借錢，她的儿子外号叫‘伏地皇上’，誰惹得起！这年头也沒办法，我倒是大学毕业了，逼的我卖皇历。上回我卖了东西，买了一輛旧洋車，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啦！大爷，你先拉我这輛車吧！”我大爷感激的不得了，“天下穷人是一家呀！”

乙 真有好人哪！

甲 拉車也沒經驗呀！尽在胡同里轉，找不着座儿。打老远看見一个，背着口袋，滿头大汗，那儿还寻摸着呢，我大爷跑过去啦：“先生，我拉——啊？拣

煤核的。”

乙 嗜！他坐什麼車呀！

甲 轉悠了一上午，也沒拉上个座兒，肚子直叫喚，花五百塊錢买了个窩頭。

乙 五百塊錢买个窩頭？

甲 金圓券不值錢啊！這窩頭還捨不得吃，吃了半拉，那半拉擱在兜里。后来又拉到东交民巷，車剛往那儿一攔，外国巡捕、国民党警察，全过来啦：“這是你来的地方嗎？嗯？瞧你这打扮！这大樓住的都是外国人，出門坐汽車，誰坐你这車？你这不是跟我找事嗎？”把棒子一舉，咔嚓一下，挡泥板打碎啦！我大爷拣起来拉車就跑。

乙 嗯，不跑非挨打不可。

甲 这时候天也黑了，一想家里人還沒吃飯呢。

乙 先买点儿面吧！

甲 找了个面鋪，把車往边上一攔，把借的五万塊錢掏出来，拿出三斤面錢，进了面鋪：“掌櫃的，你給約三斤面！”掌櫃的一看：“你穷疯啦？二斤面錢买三斤？”“我那是三斤的錢哪。”“涨价啦！”

乙 嚯！涨的真快！那就买二斤吧。

甲 “口袋哪？”口袋還沒帶出来，又到車箱里拿出两张紙：“給約二斤吧！”“二斤？一斤！”

乙 不是給的二斤錢嗎？

甲 拿紙这功夫，又涨啦！

乙 又涨啦？

甲 我大爷說：“怎么涨的这么快？”“甭废话！不买？不买还涨！”

乙 啊？！

甲 我大爷一想，买吧！不买，这俩錢，也就够打碗浆子的啦！我大爷这手拿着錢，这手托着面，由打面铺出来，对面过来个伤兵，架着拐，手里拿着药瓶子，过来就撞！

乙 这是成心哪！

甲 把药瓶子往地下一扔，叭！碎啦：“哎，怎么撞我？你看，碎了不是！打針的药水，美国进口的，

‘斯破来样！’”

乙 什么呀？

甲 ‘斯……’他也不知道。

乙 这不成心讹人么！

甲 “你赔！”过来就搶，我大爷說：“老总，这，这錢可不能动……”“什么不能动，拿过来吧！”

乙 这叫什么伤兵！

甲 我大爷这哭啊！旁边有位搭碴儿啦：“老头，你認了吧！伤兵，誰惹的起？你記住了，見了当兵的，躲着走！”“嗨！搶人没人管哪！还有說理的地方嗎？！……”刚要往下說，又过来一位，把我大爷

乙 啊，連話都不讓說啦？

甲 我大爷回头再一看（一楞）……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洋車沒啦！

乙 你看这一天过的！

甲 我大爷当时往台阶上一坐，两眼发直，一句话也不說啦。

乙 是心里难过。

甲 神經失常啦！

乙 哎哟！逼疯啦？

甲 那时候，咱也沒法治，只有流落街头。哎，直到解放以后，軍管会的干部才把我大爷送到精神病院去。

乙 这么說病的不輕。

甲 什么都不知道啦！一个人住一个病房，就怕見人，一見人，病就更厉害。

乙 那是受刺激太深啦。

甲 医院想尽办法給治，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，把病治好啦，脑子清醒啦：“哪！我怎么在这儿呢？不是轎伤兵把我打啦？噢！把我送医院来啦？”

乙 这脑子很清醒呀！

甲 “这多嚟的事情哪？昨天？”

乙 昨天？！

甲 就是日子鬧不清啦：大概是昨天！这么闊的医院，一天得花多少錢哪？这时候护士送飯来啦。（学护士怕

怕进屋的动作。)

乙 这干嘛?

甲 他不是怕见人么。攔在那儿，刚想往回走，我大爷說：“大夫，我不吃飯啦，好啦，我該出去啦！”
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啦，高兴的就往外跑啊！
待会儿，院长、医生、护士长、医务主任全来啦！
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！你怎么不吃饭呀？”“啊，不吃，我这儿还剩半拉窝头呢！”

乙 还記着那窝头呢！

甲 “大夫！昨天誰把我送来的？”

乙 还昨天哪！

甲 全乐啦！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，不是昨天的事，你已經住了十年啦！”我大爷吓了一跳：“嗯？十年？”

“啊，打針、吃葯、針灸，电疗，中西医全給你看啦，你这病好啦！”我大爷心說，这是要敲竹杠啊！

乙 敲竹杠？

甲 “大夫！我可不是有錢的人哪！”院长說：“老大爷，你放心吧，你在这儿看病不要錢，你在这多休养几天；好，我們走吧。”大伙全走啦。我大爷越想越納悶儿，不要錢？从来也沒听說看病不要錢的！不要錢？哼，到时候一块儿算！我还得找“伏地皇上”借去？干脆，我走吧！一个人就溜出来啦。

乙 哎哟，那还認識家嗎？

甲 出了医院就是前門大街，一进前門，不敢走啦。

乙 怎么啦？

甲 “这不是天安門吧？是啊，不是！（問乙）是不是？”

乙 問我干嘛！

甲 哎，打那边过来个紅領巾，讓我大爷給叫住了：“哎，小少爷！”

乙 啊？小少爷？

甲 “这是天安門嗎？”“老爷爷，是天安門！”“这花园跟这大楼是外国人盖的？”

乙 啊？外国盖的？

甲 小孩說：“老爷爷，这不是外国人盖的，是咱們自己盖的。”“自己？”“啊，是咱們大家的，也有你一份。”“我哪儿有錢盖大楼呀！”

乙 瞎！

甲 小孩說：“你看，这是人民英雄紀念碑，这是人民大会堂……”“人民代表？”“啊，就是咱們人民管理国家大事……”（捂小孩咀状）“莫談国事！”

乙 还“莫談国事”呢！

甲 小孩也乐了：“老爷爷，咱們应该懂得国家大事……”

“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”小孩行了个队礼，把我大爷吓了一跳，“再見！”“要打人是怎么着？！”

乙 噫！这害什么怕呀！

甲 他一人出来了，把我們可急坏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 医院給我打了个电话，說他病好啦，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，到那儿，又說他一人跑出来啦！好，医院也找，我們也找。

乙 那上哪找去？

甲 好找！他穿着睡衣出来的。到天安門，我一眼就看見啦，下車我就过去啦：“大爷，你还認識我嗎？”

“鉄蛋！”

乙 噫！提小名儿干什么！

甲 “你，你是鉄蛋嗎？”我說：“我是鉄蛋啊！”“梳着小辮？”“啊！”“不对呀，这么一宿工夫长这么高啦？”

乙 沒听說過！

甲 我說：“咱們回家說吧。你上車吧！”“啊？咱們坐汽車？”

乙 坐汽車也新鮮？

甲 过去哪儿坐过呀？我說：“你快上車吧！”我把他扶进去啦。他坐在那儿还嘀咕呢：“咱們坐这玩意儿讓嗎？”我說：“現在都可以坐汽車！”“都坐这个，那拉車的不就沒飯吃啦么？”

乙 還沒忘拉車哪！

甲 我說：“現在沒有拉車的啦！”“怎么，全要飯

啦？”司机搭了碴儿：“老大爷，过去我就是拉车的！”

乙 看看，人家都开汽车啦！

甲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。汽车一直开到我们家门口，司机把我大爷搀下来了，送进去啦。我大爷说：“谢谢你啊，兄弟！好，甭管我啦，留神车丢啦！”

乙 瞎！那丢得了吗！

甲 到了家，他不敢进去啦！

乙 不認識啦？

甲 也难說呀，过去家里什么样，解放以后，我们就搬到房东那屋去啦，三间北屋，又宽敞，又豁亮，屋里一堂新家俱。

乙 嗯，是变样啦！

甲 我大爷看了半天：“咱上这儿来干么呀？”我说：“这是咱们的家呀！”“咱们家？不是进门就上炕吗？”

乙 还记着一间屋子半间炕呢！

甲 我说：“你忘啦，这就是房东那屋。”我大爷急啦：“噢，你当了‘伏地皇上’啦？你说，你怎么发的财？”

乙 这怎么叫发财？！

甲 “我跟你說，咱们人穷志不穷，咱可不能作坏事！”我说：“大爷，你还记着没饭吃的时候哪？”“啊，那我怎么不記得呀！”

乙 “那是多少年的事儿啦？”

甲 “这不是昨天……”

乙 还昨天哪！

甲 我說：“大爷！你住医院已經十年啦！”“十年？二十年也不能变成这样啊！”我說：“这十年我一时半会儿也講不清，你說的那‘伏地皇上’，他到了法院啦！”“那咱們就更惹不起啦！”“瞎！他被管制啦！”“啊？还有管皇上的？”我說：“你看，我們一家人全有工作啦，我大娘在农村也入了敬老院啦，享福啦！”“享福？我做梦哪？”

乙 瞎！真事儿么！

甲 我說：“你不是做梦。”我們这儿正說着哪，王克章回来啦：“哎哟，大爷，出院啦？你还認識我么？”
“瞎，王克章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乙 怎么？

甲 “我把你洋車給丢了！”王克章也乐啦：“过去的事，咱們不談啦，現在不都挺好的么！你看我，我在建設局啦！”“噢，上那儿卖皇历去啦？”

乙 瞎！

甲 我說：“大爷！現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啦！”王科长說：“带大爷上街看看吧！”我一想，对！咱們街上玩玩！“哎，你先把睡衣脫囉！”

乙 噢！还穿着睡衣哪！

甲 我說：“你带着俩錢儿。”“嗨，我带錢干嘛？又

花不着。”“你带着点，方便！”“好，先给我两千块钱吧！”

乙 啊？两千？

甲 “你带着这十块钱吧。”“十块钱？买个窩头还五百呢！”“你拿着吧，这不是过去那金圆券！”

乙 对啦，现在钱值钱啦！

甲 到了王府井，刚要过马路，我大爷揪着我往回跑：“警察来啦！”我说：“这是人民警察！”“甭管什么警察，他带着棒子哪！”

乙 嗨，那是指挥汽车的。

甲 我说：“大爷，你看，警察搀着老太太，还给他拿着大包袱过马路，多好啊！”“嗯，那是他妈！”

乙 嗨，人民警察对谁都那样！

甲 我们到了百货大楼，我大爷一看：“哟，这么大买卖，怎么比瑞蚨祥还大呀？铁蛋，这是什么‘祥’呀？”我说：“这是百货大楼！”“哪个东家开的？”我说：“这是咱们大家开的！”

乙 哎，全民的么！

甲 我说：“你进去吧！”“嗯，进去要把咱轟出来呢？”

乙 嗨！想的真多！

甲 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么多人，跟咱们一样，没人轟，进去吧！”这才进去喽，可进去一看，“哟，这么热闹啊，铁蛋，把钱拿住了！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“留神讓人搶嘍！” “噫！” 我說：“你放心吧，沒有搶東西的啦！” “噫，那麼大洋車還丟哪！” 他還不放心的，走兩步拿出錢來看看。

乙 過去讓人搶怕啦！

甲 到了二樓，我說：“給你買雙鞋吧！” “天橋買去吧，這兒貴！”

乙 噫！哪兒都一個價！

甲 售貨員一聽買鞋，拿過來六、七雙鞋。我大爺說：“掌櫃的，我們就買一雙。” 人家說：“不買也沒關係，你看看吧！”

乙 挑一挑嘛！

甲 我大爺試了一雙：“噫，這雙合適，鉄蛋，給錢，快給錢！”

乙 忙什麼呀？

甲 “不，一會兒漲價啦！”

乙 還怕漲價呢！

甲 買完鞋，我說：“你休息休息吧！” 把他帶到休息室去，有個小伙子站起來了：“老大爺，你坐這兒吧！” 我大爺坐那兒直嘀咕（掏出兜里的錢看）：“啊，在這兒呢！”（作將錢攔空了的動作。）

乙 這是怕丟啊！

甲 我說：“大爺，你在這兒坐着，我給你倒碗水去！” 把水倒完回來一看，我大爺跑啦，我說：“大爺你

跑什么？”“那儿有当兵的！”“噫！那是咱们解放军同志！”

乙 那怕什么呀？！

甲 “人家说的对，见了当兵的躲着走！”我说：“解放军是人民的……”“别，别说啦，追来啦！”

乙 啊？追来啦？

甲 我一看：解放军就追，我大爷就跑，跑到二楼，大伙围上啦。

乙 这可热闹啦！

甲 我大爷站在那儿，解放军同志说：“老大爷，你跑什么呀？给你！”“啊？”

乙 什么呀？

甲 “你把钱掉啦！”（摸口袋）“哎哟！（想接钱，又缩回手）老总，留着花吧！”

乙 这叫什么话啊！

甲 大伙儿全乐啦！解放军同志说：“老大爷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？”我大爷感激的直掉眼泪。哎，这时候广播喇叭响啦：“同志们，请注意啦，现在拣到钢笔一支、皮包一个，有丢失者请到二楼来领！”我说：“大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丢了什么东西都找得回来。”我大爷一听，扭头就往二楼跑，我说：“大爷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领我的洋车去！”